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中 与宁波有关的人 和事

1 史浩的字

6分钟限时参观、故宫国宝借展、每周六通宵开“夜宴”专场……近日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的到来点燃了浙江省博物馆“太平年”特展的话题度，媒体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张自带关注度的名画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作为五代题材的经典人物故事画，历代不断被仿制和临摹。故宫博物院藏的这张，系南宋画院临摹之作，而非顾闳中原画，结论已基本得到学界公认。

其中一个重要的断代依据是，这张画上的第一个收藏印，为南宋权臣、宁波人史弥远的葫芦印“绍勋”——史弥远的去世年份，南宋绍定六年（1233），界定了该画的创作时间下限。

此外，著名书画鉴定家启功先生曾指出，该卷后第一则不具名的题跋出自元代宁波史官袁桷之手。这些线索林林总总，均指向宋元之际，宁波在政坛与文学艺术界的“参与感”。



卷尾下方史弥远的“绍勋”葫芦印。

相比清宫的那些收藏大印，属于史弥远的这枚“绍勋”葫芦印，在原画上可以说极其不起眼。只一枚，孤零零地落在卷尾最下方的绢面上。

活跃于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的元代书画鉴赏家汤垕，见过这张画。他在《画鉴》中记：“李后主命周文矩、顾弘仲（闳中）图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。余见周画二本，至京师见弘仲笔，与周事迹稍异。有史魏王浩题字，并‘绍勋’印，虽非文房清玩，亦可为淫乐之戒耳。”

南宋四明史家有几个代表性人物：史浩，封魏国公；其子史弥远，被追封卫王。汤垕说的“史魏王浩”，似乎把他二人搅和在了一起。

汤垕的这条记载，为辨识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前隔水处一则不具名的题跋提供了某种可能。这段佚名题文，全文仅剩半截，20字，“熙载风流清……为天官侍郎以……修为时论所诮……著此图”。

故宫博物院的余辉先生认为：“题文的笔法得益于东晋二王和北宋苏轼，仿南宋高宗的书风，约出自南宋人之手，‘著’字前应是某画家的官职和名字。”可惜，“题文被人为裁去有作者姓名的下半部分，又将末行行首之字致残。其用意极可能是后人出于商业目的，假充顾闳中之痕迹，以求善价。”余辉还推断，“这一行径大致做于元代前期，否则元以后的题文不会不涉及本幅的作者。”

汤垕在《画鉴》中的著录说明，这则佚名题文，可能是史浩写的。

史浩作为一个政治家而非书法家，存世书迹不多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页史浩劄子，也称《霜天帖》或《挂冠帖》，是他退休后写给前同事的官场应酬文书，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，且收入《三希堂法帖》，是他最知名的一件墨迹。

这件书法用笔取法晋唐，参米芾笔意，端庄温润，是典型的南宋宰执官札风格，与故宫卷前残题的气息并不相同。

此外，上海博物馆有一件史浩的《抱病帖》。内容是友人来信问候史浩病情，史浩回信致谢，自述身体抱恙，感谢对方挂怀，言语平和冲淡。因属私人手札，运笔更加放松，转折灵动，牵丝增多，与“韩熙载”卷前残题，风格依然不同。



前隔水处的残字。

2 史弥远的收藏印

去年12月2日，本报发过《权相史弥远，也有“文艺”一面》一文，主要介绍史弥远的书画收藏。今天，故宫博物院藏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崔白《寒雀图》，辽宁省博物馆藏《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，上海博物馆藏林椿《梅竹寒禽图》上，都有他的“绍勋”葫芦印。

据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记载，史弥远的收藏部分来自李清照：“明诚之妻李易安夫人，避难寓吾里之奉化，其书画散落，往往故家多得之。”此外，史家在南宋位高权重，有南宋画院的供奉收藏也不奇怪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上的这枚“绍勋”印，“勋”字看不太清，加上史弥远的书画收藏历来并不为人重视，清代《四库全书》的抄录者在抄写汤垕的《画鉴》时，直接把“有史魏王浩题字，并‘绍勋’印”几个字，抄成了“有史卫王浩题字，并‘绍兴’印”。《石渠宝笈》在著录此图时，也记成“卷后有‘绍兴’一玺”。

魏国公是史浩，卫王是史弥远，《四库全书》写成“史卫王浩”，说明到了清代，抄写者依然没有把这两人搞清楚。

“绍兴”印，则是属于宋高宗赵构的连珠印，系南宋御府鉴藏印中的一枚。宋高宗发明的这套鉴藏印，模拟的是其父宋徽宗的“宣和七玺”鉴藏印体系，知名度本身比史浩高出太多，清人认错也不算太奇怪。

纠正“绍兴”印一说的，是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。他不仅从残卷中辨识出“绍勋”二字，还指出“绍勋”二字系史弥远“克绍（继承）父业”之意，此说得到广泛认同。

余辉有一个观点，说史弥远之所以会得到这卷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与南宋画院创作规谏画的取向有关系。因史弥远本人在私生活方面也有放达的一面，“美人善琴者，纳之”。画院临写《韩熙载夜宴图》给史弥远，或含一定的劝谏之意。

3 袁桷的跋

美术考古学者张朋川出版过一部名叫《〈韩熙载夜宴图〉图像研究》的专著，提及“在北京故宫本《韩熙载夜宴图》手卷的画面之后，首篇为无名人的题跋，乃是韩熙载的小传……启功先生认为此跋是元代史官袁桷所书，袁桷与班惟志是朋友”。

卷尾的这篇跋文挺长，总数有375个字。张朋川指出：“此跋乃集宋人野史之语，并有所增设。”跋中写到一些人物，除了韩熙载，还有太常博士陈致雍、门生舒雅、紫微郎朱铢、状元郎粲、教坊副使李家明和他的妹妹、女妓王屋山等，都可以在原图中找到对应的人物图像。

袁桷，字伯长，号清容居士，是宋末元初宁波人。他师从戴表元、王应麟，为元代浙东史学大家，也是重要的书法家。

他的存世墨迹很多，故宫博物院有他的行书尺牍《雅潭帖》《一庵首座诗帖》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《呈承旨大参相公尺牍》《跋黄庭坚松风阁诗》《跋定武兰亭》，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藏金人王庭筠的《幽竹枯槎图》后也有他的跋。

总体而言，袁桷的书风从晋唐中来，而自成一家。前人评价，其书法的骨架得自柳公权，线条骨感强，强调顿挫，还重点吸收了米芾的行书，习得米芾的“沉着痛快”，但在一些比较正式的书写场合，会主动收敛狂放歇侧的锋芒，不做险态。

作为活跃在元代主流书法圈的书法家，也是元代皇姊大长公主祥哥剌吉雅集上的代表性人物，袁桷的题跋经常和鲜于枢、赵孟頫等人在一起，他的朋友圈中也包含班惟志——这个在故宫本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后第二个留名的题跋者。

班惟志，字彦功，大梁（今开封）人，长期寓居杭州。元泰定三年（1326）十月十一日，他见到了这张《韩熙载夜宴图》，写下七言古诗，完成题跋。

启功乃根据书法风格，以及题跋的前后顺序判断，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卷后第一则题跋，出自袁桷之手。

记者 顾嘉懿